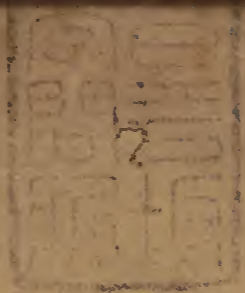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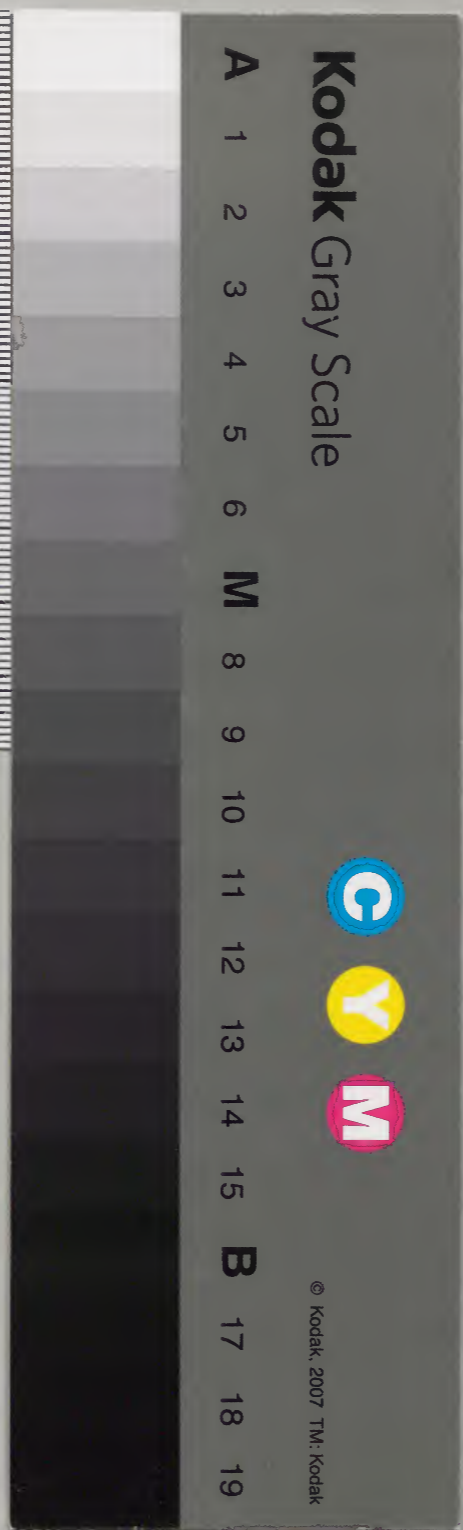
一夜話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三〇番一七架 | 五三(三)四號 | 漢書 | 類 |

下
五之十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5324 | |
| 冊數 | 2 (2) | | |
| 函號 | 307 | 210 | |



冷齋夜話卷之五

賭梅詩輸罰松聲詩

淺草文庫

王文公居鍾山嘗與薛處士某賭梅詩輸下首
曰華髮尋香始見梅一枝臨路雪培堆鳳城
南隋它年憶杏人難隨驛使來又嘗與俞秀
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公駒入法雲
謁室覺禪師公知之有頃秀老至公佯睡人
起遣秀老下階曰為僧子乃敢盜跨吾驢秀
老叩頭願有以自贖其罪寺僧亦為解勸

徐曰：謂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之人忘之，予為補之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駛人，蕭々吹醉耳。

東坡藏記點定一兩字

節主在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曰：東坡宿於臨皋亭，醉夢而起，作成都聖像藏記，十有餘言，點定才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船中，公遣人取而至，時月出於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眉鬚曰：予

瞻人中龍也。然有「字」未穩，客曰：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曰：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耳。東坡聞之，拊手大笑，亦以公為知言。

荆公梅詩

荆公嘗訪一高士，不遇，題其壁曰：墻角數枝梅，凌寒特地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此詩置動靜意也。

荆公曰：前輩詩云：風定花猶落，靜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曰：此老論詩不

天解經古趣亦何怪耶唐詩有日海日生殘
月江春入暮年者置早意於殘晚中有日鷺
蟬移別柳聞雀隨閑庭者置靜意於喧動中
東坡作眉子研詩其畧曰君不見長安炙羊
開十肩橫雲却月爭新竒遊人指點小顰處
中有漁陽胡馬嘶用此微意也

舒王山谷賦詩

舒王宿金山寺賦詩一夕而成長句妙絕如曰
天多剩得月太落聞津鼓又曰乃知儂教力

但渡無所苦之類如生成山谷在星渚賦道
士快軒詩點筆立成其略曰吟詩作賦北窓
裏方言不及一杯水願得青天化為一張紙
想見其高韻氣摩雲霓獨立萬象之表筆端
三昧遊戲自在

王荆公詩用事

舒王晚年詩曰紅梨无葉鹿華身黃菊分香
路塵歲晚蒼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又
曰木落岡亦山因自獻水歸舟渚得橫陳山谷

夜讀五
謂予曰自獻橫陳事見相如賦荆公不應完
用耳予曰首楞嚴經亦曰於橫陳時味如嚼
蠟

荆公東坡警句

唐詩有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
別多自故人无少年而荆公用其意作古今
不經人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
根南澗水泠泠縹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
稍正青東坡曰桑疇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

餅餌香如華嚴經舉因知果譬如蓮花方其
吐華而果具葉中
而荆公東坡句中眼
造語之工至於荆公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荆
公曰江月轉空為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又
曰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
海棠詩曰秣愁夜深花睡去高烧銀燭照紅
妝又曰我携此石歸神中有東海山谷曰此
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語韻終不勝

舒王編四家詩
舒主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永叔詩編為
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
意舒主嘗曰太白詞語迅快无踈脫處然其
識汗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歐公今
代詩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國志
而修五代史耳如歐公詩曰行人仰頭飛鳥
驚之句亦有佳趣弟人不解耳

范文正公數詩

范仲淹少時求為秦州西溪監蓋其志欲吞西
夏知用兵利病耳而解舍多蚊蚋文正戲題
其壁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
去不要問前程雖戲笑之語亦豈弟渾厚之
氣逼人况其大者乎

柳詩有奇趣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
竹煙消日出不見人勢黯藹一聲山水綠回
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

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
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勢藹三老相呼
聲也

東坡屬對

予遊儋耳及見黎民為予言東坡无日不相從
相從乞園蔬出其臨別北渡時詩我本儋耳
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
生之死夢二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
少留其末云新醞佳甚求一具臨行寫此詩

以折菜錢又登望海亭柱間有壁窠大字曰
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覓青林沒暮潮又謁壽
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之迎笑食予檳榔予
問母識蘇公母曰識之然無柰其好吟詩公
嘗杖而至指西木橙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
往哉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灯心紙公以手拭
開書滿紙祝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予索
王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鹽齒空
顰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瓦

林和靖送遵式詩

王巢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遵式以
病辭及愈將謁公乃過孤山和靖先生林逋
逋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々
長碧蒼丞相望宗賓謁少清談應喜道人來

丁晉和蘇文公詩兩聯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曰艸解忘憂々底事
花能令笑々何人世以為工及讀東坡詩曰
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

力相失如天測

上元詩

予嘗自并州還江南過都下上元逢符寶郎蔡
子因約相見相國寺未至有道人求詩且曰
覺範嘗有寒巖寺詩懷京師曰上元獨宿寒
巖寺卧看青灯映薄紗夜火雪猿啼嶽頂夢
回山月上梅花十分春瘦綠何事一掬歸心
未到家却憶少年行樂處軟風香霧噴東華
今當為作京師上元懷山中也予戲為之曰

北遊爛熳看并山重到皇州及上元灯火接
臺思往事管絃音律試新翻期人未至情如
海瓮巾歸來月滿軒却憶寒巖曾獨宿雪
殘夜一聲猿

東坡滑稽言又言無有無對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
過村校喜延坐其東起為壽且乞詩東坡問
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為詩其略曰侍
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者稀年此老滑稽

古

於文章如此又曰世間事無有無對第人思
之不至也如曰我見魏徵嘗嫵媚則對曰人
言盧杞是姦邪又曰無物不可比類如蠟花
似石榴花紙花似罌粟花通仲花似梨花羅
絹花似海棠花

冷齋夜話卷之五終

耳

陳瑩中罪洪不當稱甘露滅

陳翁罪予不當稱甘露滅近不遜曰得甘露滅覺道成者如來識也子凡夫與僕輩俯仰其去佛地如天淵也奈何具其美名而有之耶予應之曰使我不得稱甘露滅者如言蜜不得稱甜金不得稱色黃世尊以大方便曉諸衆生令知根本而妙意不可以言盡故言甘露滅之者寂滅甘露不死之藥所謂寂滅

之体而不死者也人人具足而獨僕不得稱何也公今閑放且不肯以甘露滅名我脫為宰相寧能飾予美官乎瑩中愕然思所以為折難予不可得乃笑而已

大覺禪師乞還山

大覺禪師學外王詩舒王少與游嘗以其詩示歐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王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璉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淨因禪院甚以尊作

夜結六

得進皇氣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
歸老此峯頭慇懃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
石樓又曰堯仁况是如天濶乞與孤雲自在
飛

靚禪師為流所溺詩

靚禪師有道老宿也初王筠之三峯堂赴供民
家渡溪漲靚重遲為溪流所陷童子掖之
至岸坐沙石間垂頭如雨中鶴童子意必怒
且遭詬遂不敢仰視靚忽指溪作詩曰春天

堯

一夜雨濤電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
倒却不知到海後如何靚後住汝州香山无
疾而化

靚禪師勸人

三峯靚禪師初住寶雲邑有巨商尚氣不愛僧
化曰施由我耳豈容人勸靚宣言唯吾獨能
化之其人聞靚至果不出靚題其壁而去曰
去年巢穴畫梁邊春暖雙々遶檻前莫訝主
人簾不捲恐銜泥土污花瓊其人喜不怒特

自傷追還厚施之靚笑謂人曰吾果能化之
誦智覺禪師詩

智覺禪師作雪竇之中崑崙作詩曰狐猿叫落
中崑月野客吟殘半夜灯此境此時誰得意
白雲深處坐禪僧詩語未工而其氣韻無一
點塵埃予嘗客新吳車輪峯之下曉起臨高
閣窺殘月聞猿聲誦此句大笑棲鳥驚飛又
嘗自朱崖還瓊山渡藤橋千萬峯之間聞其
聲類車輪峯下時而一笑不可得也但覺此

詩字々是愁耳老杜詩曰感時花濺淚恨別
鳥驚心良然真佳句也親證其事然後知其
工也

永庵嗣法南禪

鄧峯末庵主南禪師子也未嘗開法南公所至
輒隨之曾直聞其風而悅之恨不及識有自
慶者事末甚久即以慶主黃龍且州為作疏
語特奇峻叢林於慶改觀又見之與語多解
躰又嗣法南公且州過永舊庵題其壁曰奪

休

得胡兒馬便休李廣不封侯當時射殺
南山虎子細看來是石頭

東坡和僧惠詮詩

東吳僧惠詮伴狂垢汙而詩緬清婉嘗書湖上
下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
夜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
去東坡一見為和於後曰唯聞煙外鐘不見
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艸露濕芒屨唯應山頭
月夜々照來去詮竟以詩知名

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象外句

周僧多祥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
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
盡關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
暘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暘比遠燒也
僧清順賦詩多佳句

西湖僧清順頤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云
城中寸土如寸金高人種竹只十箇春風慎
勿長兒孫穿我階前綠苔破又有林下詩曰

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縱渠綠陰繁，不礙清風渡。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荆公遊湖上，愛之為稱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遊，亦多唱酬。

東坡稱道潛之詩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來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

狂當作狂

禪

一見如舊友，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道遠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饜客罷，俱來而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揮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尚，氣憎凡子，如仇掌作詩云：去歲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蕊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

僧景淳詩多深意

桂林僧景淳工為五言詩。規模清爽。其淵源出於嵇可。時有佳句。元豐之初。南園山林人多傳誦。居豫章乾明寺。終日閉門。不置侍者。一室淡然。聞隣寺齋鐘。即造焉。坐海眾食堂前。飯罷。徑去。諸刹皆敬愛之。見其至。則為設鉢。其或陰雨。則諸刹為送食。住二十年。如一日。有四時不出。詔大風雨極寒。熱時暑。福老順為予言。淳詩意苦而深。世不可遽解。如曰

夜色中旬後。虛堂坐幾更。隔溪猿不叫。當檻月初生。又曰。後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旁立。艸際一螢飛。有深意。予時方十六七。心不然之。然聞清修自守。是道人活計。喜之耳。

鍾山賦詩

余居鍾山最久。超然山水間。夢亦成趣。嘗乘佳月。登上方。深入定林。疲卧松下石上。四更自寢。公塔路還。合妙齋。月晃虛恍。淨几榻。然童

僕慙寢再斲^ラ先^ラ前^ラ檻^ニ無^レ所^レ見^ル時^ニ有^リ流^螢穿^穴窟^ノ
牖^ヲ風^露浩^然松^聲滴^院作^詩曰^レ雨^過東^南月^清
清^亮意^行源^入碧^蘿層^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
是^鐘山^無事^僧又^曰未^饒柱^杖挑^山衲^差勝^袈
袈^紗裘^裹草^鞋吹^面谷^風衝^過虎^歸來^松雨^撼
空^齋

僧可遵好題詩

福^州僧^可遵^好作^詩暴^所長^以蓋^人叢^林貌^禮
也^而心^不然^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遊^廬山

偶^見為^和之^遵曰^禪遊^誰立^石龍^頭龍^口湯^泉
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長
流^東坡^曰石^龍有^口々^无根^龍口^湯泉^自吐^吞
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温遵^自
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師^還過^焉
遵^作詩^贈之^曰上^國歸^來路^幾千^渾身^猶
帶^卻炒^烟鳳^凰山^下敲^蓬戶^驚起^山翁^白盡^眼
元^戲答^曰打^睡禪^和萬^々千^夢中^趨利^走
如^烟勸^君抖^擻修^禪定^老境^如蚕^已再^眠元

詩雖少元縕藉然毛一時快之方

冷齋夜話卷之六終

此天與答曰不難語林間... 帶清風... 冷齋夜話卷之六終... 其意自海... 卷之六終... 蘇軾... 禪... 仙...

冷齋夜話卷之七

哲宗問蘇軾襯章道衣方

哲宗問右璫陳衍蘇軾襯朝章者何衣衍對曰
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遣書
追至南昌東坡不復答書引紙大書曰戒和
尚又錯脫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南監玉局
觀作得戲答僧曰惡業相纏四十年當行八
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
仙方

東坡廬山偈

東坡游廬山至東林作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
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自如
何舉似人

廬山老人於般若中了无剩語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
真面目緣身在此山中魯直曰此老人於般
若橫說豎說了无剩語非其筆端有口安能
吐此不傳之妙哉

華亭船子和尚偈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
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
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為人宜州倚曲音成長
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一釣絲金鱗
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釣
遲水寒江靜滿自青山載月明歸

東坡和陶淵明詩

東坡在惠州和陶淵明詩魚豈在黔南聞之作

獨曰子瞻謫南海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
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
固不同風味亦相似尋又遷儋耳久之天下
盛傳子瞻已仙去矣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
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葉公祖洽問曰
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甘遊戲人間耶東
坡曰途中見童子厚乃廻反耳

東坡作偈戲慈雲長老又與刘器之同參
玉版禪

東坡自海南至廬上以水澗不可舟逗留月餘
時過慈雲寺浴長老明鑑魁梧如所登慈恩
然叢林不以道學與之東坡作偈戲之曰居
士无塵堪洗沐老師有句借宣揚
殿間但見蠅鑽紙門外時聞佛放光
遍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且逢場
却須重說圓通偈千眼熏籠是法王
又嘗與刘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
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忻然從之至廉泉寺
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筍何名東坡

日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
悅之味於是器之乃悟其戲為大笑東坡亦
作偈曰叢林真百丈嗣法有橫枝不怕石頭
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栢樹子與問籜龍兒瓦
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東坡留戒公長老住石塔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待
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
西湖舊廬即今出別候旨揮東坡於是將僚

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
鬼咎讀之其詞曰太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
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
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
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
不可者一時誓首重聽白槌渡口船廻依舊
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予
謂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
想託之以爲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

負華嚴經入嶺及大雪二偈

陳坐中謫谷浦時予在長沙以書抵予為負華嚴入嶺有偈曰太士游方只盡回家山風月絕纖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予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湖湘嶺外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雲壓倒千年樹老兒拊手笑有眼未曾覩故應潤物材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路又

曰遍界不曾藏處々光皎々開眼未却蹤都緣未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瓦繁一笑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夢迎五祖戒禪師

蘇子由初謫高安時雲庵居洞山時々相遇有聰禪師者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庵夢同子由聰出城迎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子由語未卒聰至子由迎呼曰方與洞山老師說夢子來亦欲同說夢乎聰曰夜來輒夢

見吾三人者同迎五祖戒和尚子由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良久東坡書至曰已次奉新且夕可相見三人大喜追筍輿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坐定無可言則各追繹向所夢以語坡曰軾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託宿記其傾然而眇一目雲庵驚曰戒陝右人而失一目暮年弃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

年四十九歲矣後東坡以書抵雲庵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疆顏復出真可笑矣既是法契可痛加磨礪使還舊觀不勝幸甚自是常衣衲衣

張文定公前生為僧

張文定公方平為滁州日游琅邪周行廊廡神觀清淨至藏院俛仰久之忽呼左右梯其梁間得經一函開視之則楞伽經四卷餘其半未寫公因點筆續之筆蹟不異味經首四句

曰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花智不得有死而
興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見前世事蓋公生前
嘗主藏於此病革自以寫經未終願再來成
樂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慶曆已來名臣為人
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
居士為重寫題公之事於其後刻於浮玉山
龍游寺

詵公送官墮馬損臂雲峯悅師作偈戲之
雲峯悅禪師叢林敬畏為明眼尊宿與興化詵

公友善詵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不已
悅嘗誡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去尚此忍垢
乎群僚愛詵多矣不果去一日送太官出郊
墮馬損臂呻吟月餘以書哀訴于悅大恨其
不聽言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有子手太末
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猶有九百九
十九南華恭長老同嗣大愚然少叢林有書
來叙法乳悅作偈戲之曰與師萍跡寄江湖
共憶當年在太愚堪笑堪悲无限事誰與生

得苦葫蘆

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

室覺禪師老庵於龍峯之北魯直丁家難相從甚及館于庵之傍兩年室覺見學者必舉手示之曰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莫有契之者叢林謂之觸背閑張丞相奉使江西日將造其廬至兜率見悅禪師遂前稱其門人及見室覺乃作偈曰久響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

通靈源叟時為侍者廼作贊其略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老年浩歌歸去樂從他人喚住山翁魯直大笑曰天覺所言靈犀一點此蓋直為虛空安耳穴靈源作贊分雪之是寫一字不着畫

毛僧之化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不能

死了燒了却似不曾言卒遂化嗟乎異哉其
端師子戒閣梨之徒乎

謝無逸佳句

謝逸字无逸臨川縣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
直讀其詩曰是張流世恨未識之耳无逸詩
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貪
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
落溪毛彫為魚直所稱賞

洪覺範朱世英二偈

朱世英以八行薦於朝當入學意不欲行不得
已詣之信宿而還所居溪堂生涯如龐蘊予
嘗過之小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而无逸誦
書掃除顧見予放簟大笑曰聊復尔耳予作
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龐公掃除丹霞適
至奔帚迎門一笑相視不必靈照多說道理
世英聞之亦作偈曰提籃靈照掃地謝公一
般是麪做作不同不假語默通透玲瓏更若
不會換手槌胸

陳瑩中贈跛子長短句

初張丞相召自荊湖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
騎過其都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
曰迂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送一何榮爭如
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
之作長短句贈之其畧曰槁木形骸浮雲身
世下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輿閑看洛陽花說
甚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
花謝都不似我生涯云云予政和改元見於

與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拐大梁間妙語
時々見一班我欲從公蓬嶼去爛銀堆裏見
青山予姻家許中復大夫宜人趙參政槩之
孫女云我十許歲時見刘跛子來覓酒喫笑
語終日而去計其壽百四十五年許嘗館
於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
廊即中人死有識之者

刘野夫長短句

劉野夫留南京久未入都測才以書督之野夫

答書曰跛子一生別無道路展手教化三飢
兩飽目視雲漢聊以自誑元神新來彼刘法
師徐神翁形迹得不成模樣深欲上京相覲
又恐撞着丈人泥陀佛墓地被乾拳濕踢着
甚來由其不羈如此嘗自作長短句曰跛子
年來形容何似儼然一部髭鬚世上許大拐
上有工夫選甚南州北縣逢着處酒滿葫蘆
醺醉不知來日何處度朝晡洛陽花看了歸
來帝里一事全无又還與甄羹不託依舊再

作門徒墓地思量下水輕船上蘆席橫鋪呵
呵笑睢陽門外有个好西湖

彭涓材南歸布囊中墨竹史藁

涓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
家在筠之新昌其貧至餽粥不給父以書召
其歸曰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涓材於是南歸
跨一驢以一黥挾以布囊一黥背斜絆其腋
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囊中必金
珠也予雅知其迂闊疑之乃問曰親白聞涓

材還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
兒脫凍餒之厄橐中所有可早出以慰之淵
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也汝可拭目以
觀乃開橐有李逢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
枝歐公五代史藁草一巨編餘無所有

雲庵活盲女

雲庵住洞山時嘗過檀越家經大林間少立聞
哀聲雜流水臨澗下窺有蹲水中者使兩夫
下扶猿臂而上乃盲女子年十七八許問其

故曰我母死父傭於遠方兄貧無食妾我至
此猛推下我而去雲庵意測不自知涕下顧
其人力曰汝無婦可畜以相活我給與一世
力拜諾即以所乘筍兜舁歸山雲庵步隨之
盲女後生三子皆勲院事雲庵雖領衆它山
歲時遣人給衣食如子姪然雲庵高世之行
若此之類甚衆

錢如蜜一滴也

仲殊初游吳中自負一蓋見賣餠者從乞一錢

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頗羞縮曰初不多辨來奈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甜

道士畜三物

萬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於此岸因庵焉養一雞大如倒掛日置枕中啼即夢覺又畜王孫小於蝦蟇風度清癯以線係几案間道士飯則跳躑登几唇危坐分殘顛而食之又有龜

狀如錢置谷中時揭其蓋使出戲衣褶間予謁之示此三物從予乞詩予熟視曰公小人國中引道神吾詩詎能摹寫高韵

黃魯直夢與道士遊蓬萊

黃魯直元祐中晝卧蒲池寺時新秋雨過涼甚夢與一道士寒衣外空而去望見雲濤降天夢中問道士無舟不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遊蓬萊即襪而履水魯直意欲無行道士疆要之俄覺大風吹鬢毛骨為戰慄道士

曰且歛目唯聞足底聲如萬壑松風有狗吠
開目不見道士唯見宮殿張開千門万户嘗
直徐入有兩玉人導外殿主者降接之見仙
官執玉塵尾仙女擁待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
曾直極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色
莊故其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妓
搖手頃與予同宿湘江舟中親為言之與今
山谷集語不同蓋後更易之耳

周貫吟詩作偈

周貫者不知何許人雅自號木雁子治平熙寧
間往來西山時至高安與予大父善日酣
飲畜一大瓢行沽夜以為溺器工作詩成
癖嘗宿奉新龍泉觀半夜楚門道士驚斜
披衣啓閤問其故貫笑曰偶得句當奉告道
士殊不意業已問之因使口誦貫以手指畫
吟曰彈琴傷指甲蓋席損髭鬚是夜貫寒甚
以席自覆故尔又至袁州見市井李生者有
秀韻欲携以同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先

素

行貫指羨藥鑄作獨示之頑鈍天教合作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恋火坑尋死於西山方將化人間其幾何歲貫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軋斷布衣穿相逢甲子君休問大極光陰不計年後有久見於京師州橋附書與表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時果造李生下時以事出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破鍊鑄彈指空剝之李生

後竟墮馬折一足

石學士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流也然善戲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驚馬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幘帽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則固不破碎乎

白土塚

高僧傳有神仙人史宗者著麻衣加袖其上號麻

衣道者喜怒不常，体癢疥日坐廣陵白土塚，
謳歌自適，夜不知歸宿處。江都令檀祗召至，
與語詞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欲苦不足，
無欲即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麻裘，浮游
一世間，汎若不繫舟。要當畢塵累，捷息老山
丘。檀祗異之，陷潛測明所說。白土塚逢二異
比丘，其一也有在道士借海鹽令所畜小
兒，登小山，山有屋數椽。道人三四輩相勞苦，
其言小兒一不解，但得食一椬如熟艾，有問

道士者，謫者何時竟。答曰：在徐州江北廣陵
白土塚上，計其謫行當竟矣。問者作書授道
士，曰：為達之，即繫小兒衣帶，還海鹽令。喜問
曰：衣中有何，曰：書疏耳。又呼問小兒至何處，
小兒曰：前為道士投杖，飄然去，但聞足下波
浪聲。至山中，山中人寄書與白土塚上，即引
衣帶示令，令一不能曉。小兒語史宗，史宗大
驚，曰：汝乃蓬萊山中來耶。神仙之有無，吾不
能知，然觀其詩句脫去，眇封有超然自得之

氣非尋常介夫所能作也

范堯夫揖客對卧

范堯夫謫居求州閉門人稀識面容若欲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備掃榻具枕於是揖客解帶對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不覺常及暮而去

李伯時畫馬

李伯時善畫馬東坡第其筆當不減韓幹都城黃金易得而伯時馬不可得師讓之曰伯時

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耻也又作馬恐為乏即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以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覓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其過師曰但盍觀昔菩薩自是畫此像妙天下故一時公卿服師之善巧者也

房瑄養師德永禪師昼圖

東坡集中有觀宋復古登序一首曰舊說房
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村
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久鑿池得甕中
所藏書師德與末禪師畫笑謂瑄曰頗憶此
耶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末禪師也故人柳子
玉宝此畫蓋唐本宋復古所臨者

退靜兩忘

尹師魯謫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
靜為樂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頓若有所

得及移鄧州時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
文正別文正馳至則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
少頃而化文正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日已
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
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後事曰此
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首謂希文
曰亦无鬼亦无恐怖言訖長往沈存中曰師
魯所養至此可謂有方然尚未脫有無之見
何也得非退靜兩忘尚存胸中乎獨無為子

楊次公曰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冷齋夜話卷之八

楊次公曰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存中嘗言藥之忌也曰藥之忌也
存中嘗言藥之忌也曰藥之忌也
存中嘗言藥之忌也曰藥之忌也
存中嘗言藥之忌也曰藥之忌也
存中嘗言藥之忌也曰藥之忌也
存中嘗言藥之忌也曰藥之忌也
存中嘗言藥之忌也曰藥之忌也
存中嘗言藥之忌也曰藥之忌也
存中嘗言藥之忌也曰藥之忌也

冷齋夜話卷之九

張丞相草書亦自不識其字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

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

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困然而止執所書

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

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

當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

莊詩示温温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
汝詩示人人

其昌州海棠獨香為佳郡

李舟大夫客都下二年无差遣乃受昌州議者
以去家遠乃改受鄂倅淵才聞之吐飯大步
往言李曰今日聞大夫欲受鄂倅有之乎李
曰然淵才悵然曰誰為大夫謀昌佳郡也柰
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
公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才曰天下海

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
為笑

鶴生卵

淵才迂濶好怪膏畜兩鶴客至指以諺曰此仙
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
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才面發赤訶曰敢
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其脰伏地淵才訝之
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才嗟咨曰鶴亦敗
道吾乃為劉禹錫佳話所悞自今除佛老子

孔子之語餘皆勸驗予曰測才自信之力然
讀相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
恨者五事耳又問其故測才欽目不言久之
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請
說乃荅曰第一恨鮒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大
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
恨薄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測才瞠目
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課術有驗無驗

靈源禪師住龍舒太平精舍有日者能課使之
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
為蘇課無驗凡為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為
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目見而言靈源
問其故荅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擻術
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々置術之
實而務為諛詞其不驗要不足怪
郭注妻未及門而死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

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調恤，為求婚。將逐其人，必死。公以待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魏范功名富貴如太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兩容乃尔，可笑耶。

癡人說夢，中說夢。

僧伽龍胡，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荅曰：姓何。又問：何國人？荅曰：何國人。唐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

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為真，癡絕也。僧贊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為康僧會。詳何國在碎葉，東北是碎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一笑。不欺神明。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貞，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予聞司馬溫公曰：我平居無大過，人但未

嘗有不可對人語者耳此不欺神明也
聞遠方不死之術
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累
糴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
得聞其道予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佛法浸
遠真偽相半唯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偽耳今
目識其偽猶惑之可笑也
惠遠自以宗教為已任
高仲靈作遠公影堂記六件事且罪學者不能

深考遠行事以張大其德着明於世予
靈寧嘗自考其事乎謝靈運欲入社遠拒之
曰是子思亂將不令終盧循反而遠與之執
手言笑謂遠知人則何暗於術謂不知人則
何獨明於靈運遠自以宗教為已任而授詩
禮於宗雷輩與道安諫符堅勿伐洛陽同科
父子於釋氏其可謂純正而知大体者邪
筠溪快山有虎

筠溪快山有虎嘗搏牧牛童子為兩牛所逐虎

既去牛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衲文公為
予言之為作詩記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
者然予徒能諷之其能已之哉快山山淺亦
有虎時々委尾過行路一豎坐地牧兩牯以
撫之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擄兔兩牛來奔
虎棄去因往荷痒挨老樹拈則喘視同守護
虎竟不能得此豎之雖不救拈無負一村囂
傳共鳴鼓而虎已逃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
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走仁義名好古臨事

雨

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為君落筆
風雨

刘野夫約龔德莊觀灯兕火災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刘野夫上元夕
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冷閣必盡室
出觀灯當清淨身必相候德莊雅敬其為入
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
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持誥牒犯烈焰而出頃
刻數百舍為灰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吊且欣

衣言九
六
曰令閣已不出是五晏幸出可賀也德莊心
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開井法禁蛇方

洵才好談兵曉太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叱曰行
師頓營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大
清觀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迂掘數
尺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基布道士月
夜登樓望之輦頰曰吾觀為敗龜殼乎何四
望孔穴之多耶洵才不懼又嘗從郭大尉

園叱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咒語耳而蛇
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大尉呼曰洵
才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洵才無所施其術
反走汗喘脫其冠巾曰此大尉宅神不可禁
也大尉為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即使予跋
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姪故溢美也
予曰洵才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太樂
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洵才
視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鄙生所為事人奇獨

說高祖封六國為失故於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為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者不欲隱實也奈何書禁蛇開井乎聞者莫不絕倒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紹聖初曾子宣在西府測才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用士為良子宣喜之既罷與余過興國寺河上食素分茶其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來奈何測才色窘予戲曰兵計將安出測才以手持鬚良久目予

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予追逐測才以毛絮帽褰衣走如飛予與奴楊照追逐一柝公廟測才乃敢回顧喘立無入色曰編虎頭撩虎鬚幾不免於虎口哉予又戲曰在兵法何如測才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冷齋夜話卷之九終

冷齋夜話卷之十

陳瑩中此集食猪肉鱒魚

陳瑩中謫通州夜讀洛浦錄乃大有所悟歛目

長息曰此句唯覺範可解然渠在海外吾無

定光佛手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郁光祖者

覺範所愛當呼來授以此句覺範儻有生還

之幸而吾以去死不遠恐隔生則託光祖授

之如大陽直綴付遠錄公耳於是光祖自即

武跡足至通瑩中熟視弥月曰非寄附所可

姑置之明年予還自朱崖館於高安大愚學
中自谷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
家焉督予兼程來予以三日至潞城瑩中曰
自此公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予曰敬奉教然
予兒時好食肉母使持齋予叩頭乞先飲食
肉一日母許之今亦當唯食肉例先吟兩詩
喜吾二人此而復生如何瑩中許之予詩曰
鴈蕩天台看得足盡般兒女寄蓬窻徑來漳
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逼真如

自生涯領略似襄龐向來万事都休理且聽
樓鐘一夜撞與公靈就烏曾聽法遊戲人間知
幾生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翳
消已覺華無蒂礦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
殘雨外一番飛絮蒲江城瑩中喜而謂曰此
詩如岐下猪肉也雖美無多食後二年予客
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予曰
仁者雖逢思有常平居慎勿示何妨爭先世
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

疾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來良藥不若
病前能自防予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食鱒
魚唯恐遭骨刺耳與岐下猪肉不可同日而
語也

嘉文不通辨譯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以梵學著聞天下皇祐
中大覺禪師懷璉以禪宗大振京師淨居傳
法院璉居淨因院一時學者依以揚聲景靈
宮鋸鏞解木々既分有虫鏤紋數十字如林

書字旁行之狀因進之上遣都知羅宗譯經
潤文夏英公諫詣傳法院導譯莫得祥與之
語以讖國淨焚香導譯逾刻乃曰天竺無此
字不通辨譯右瑄志曰諸大師且領上意若
稍成文譯館恩例不淺而英公以此意諷之
淨曰幸若蠹紋稍可箋辨誠教門光也異日
彰謬妄方死何補上又嘗賜璉以竜腦鉢盂
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
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佳歎之

淨璉可謂佛弟子

富鄭公每語客此兩道人可謂佛弟子也儻使
五朝必能盡節以其人品不凡故隨所遇輒
盡其才今則淨璉輩何其少也耶

道人識歐公必不凡

予游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
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予
曰方聽万壑松聲冷然而夢今見歐陽公羽
衣折角巾杖藜道遙潁水之上予問師嘗識

公乎曰識之予私自語曰此道人識歐公必
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久知曰一年矣道具
何在伴侶為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
衲人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
椀又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
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
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入予愕曰
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
睡枕頭耳予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

鄉里然識其具音也必湖山隱者南還海岱
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其輿
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予自笑曰使
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則子為無事人也
觀道人三生為比丘曰蘇中自許曰
唐忠義傳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
洛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游甚密
老而約自峽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華之
域於是許之觀見錦襦女子浣泣曰所以不

欲自此來者以此安也然業影不可逃明立
其日君自蜀還可相臨以一笑為信吾已三
生為比丘居湘西嶽簾寺有巨石林間嘗習
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如期至錦
襦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簾兒果一笑
却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下聞扣牛角而
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
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棄性常存東坡刪
削其傳而曰圓澤而不書在簾三生石上事

贊寧所錄為圓觀東坡何以書為澤必有據
見叔謹當問之

羊肉大美性腴

毗陵兼天珍禪師蜀人巴音夷面真率不事
郡守忘其名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嘗與語偶
携客來游珍亦坐於旁守謂客曰魚脩宜江
淮羊麵宜京洛客未及對珍輒對曰世味無
如羊肉大美且性極腴宜人食守色變膜視
之徐曰禪僧何故知羊肉性腴珍應曰常

種知之其毛尚余暖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
公治郡政美則立朝當更佳也

趙悅道曰延一僧對飯

趙悅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嚴
如老爛頭陀與鍾山佛惠禪師為方外友唱
酬妙語照映叢林性喜食素曰須延一僧對
飯可以想見其為人矣

魯直悟法雲語罷作小詞

法雲秀閑西鍊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重

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真曰詩
多作無害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
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隨惡道師曰若
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為罪惡之
由吾恐非止隨惡道而已魯直頷之自是不
復作詩曲耳

東坡山谷瑩中瑕疵可笑

徐師川曰予於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敬
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

大謙真所謂殺身成仁者其視死生如旦夜亦
安能為哉而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
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
至乃去問其故曰不尔無舟吏可迂夫士之
進退本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為累
耶瑩中大節昭着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
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說命此皆顛倒也吾
同笑之

問歐陽公為人及文章

臨川謝逸字無逸高才江南勝士也曾直見其
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為撫
州舉八行不就閑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
生一日有式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
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脩者果如何人
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
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
子宗野方七歲立于旁聞之匿笑而去
證道歌發明心要

大通禪師言吾頃過南都謁張安道於私第道
話一夕安道曰景德初西土有異僧到都下
鬪求嘉證道歌即作札頂戴久之譯者問其
故僧曰此書流播五天補真丹聖者所說經
發明心要者甚多又問天律師宣公塔所在
吾欲往札謁譯者又問此方太士甚多何獨
求宣公哉曰此師持律各重五天
寧安和尚不視秀僧書

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

關西為同行秀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
以挾其法友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
院單丁三十年秀時以書致安人未嘗視棄
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系
有精彩乃今知其處夫出家兒塚間樹下
那事如救頭然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
數百閑漢此真開眼尿淋也何足復對語哉
吾宗自此益亦微矣子曹猶當見之
大屋饌器皆黃白物

王荊公居鍾山時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
飲罷步至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
黃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又問司之者乃小
兒適聚於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丈公謂
秀老曰士欲任太事閱富貴如群兒作息乃
可耳

三代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多生佛中
朱世英言予昔從丈公於定林數夕聞所未聞
嘗曰子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

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吾
儒中兩漢已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
也又曰吾止以雪峯一向語作宰相世英曰
願聞雪峯之語公曰這老子嘗為命曰是什
麼

博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文戒公逐之
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
起曰這著是博浮屠耶坡曰有縫柰何戒曰

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范文正公來舟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於姑蘇取麥五百斛
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鼻卿問寄
此久近鼻卿曰兩月矣二裘在淺土致裘之
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舟付之單
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
正曰東吳見故曰乎曰鼻卿無二裘未舉留
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

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東坡讀傳燈錄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隨卷上燒一僧

字即以筆記于窓間曰山堂夜岑寂燈下讀

傳燈不覺燈花落茶甌一僧梵誌詩曰城

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一人喫一箇莫嫌沒

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

曰頑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詩當作不經人語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

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關角龍千

丈澹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

甚佳惜其未及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

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嶺外梅花

嶺外梅花與園中異其花幾類桃花之色而唇

紅香着東坡詞曰玉質那愁瘴霧冰姿自有

仙風海仙時遣採芳叢倒掛綠毛玄鳳素面

常嫌粉沈洗粧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
不與梨花同夢魯直詞曰天涯也得江南信
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遲不道曉來開
徧向南枝玉簫弄粉人應妬飄至眉心住平
生箇裏傾盃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詩忌深刻

黃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
着花魯直罪余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
竟不曉此論當有知之者耳

蔡元度生沒高郵

蔡元度焚黃餘杭舟次泗州病亟僧伽塔吐光
射其舟万人瞻仰中有稍呈露士大夫知元
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元度生於高郵而沒
於此異事世言元度蓋僧伽侍者木叉之後
身初以為誕今乃信然

後軒主人加朱施家名
冷齋夜話卷之十終

冷齋夜語十卷今日卯時緒之至酉時而終

庚子三月十二日

五松閑人

正保二酉孟春吉旦
洛陽三條通菱屋町
書舎林甚右衛門

